



甘孜日报

# 康巴周末

## 康巴文学

2018年6月29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南泽仁 组版:陈相

### 党费

◎吴建

父亲不是什么伟大的人物,也没有干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业绩,他太平常太平常了,在本地任何什么志什么史上都找不到与他有关的半点文字记载,他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共产党员,一个有着将近60年党龄的农村老党员。他一生对党忠心耿耿,始终信仰共产主义,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不曾中断过交党费。

三年困难时期,村里人的生活极其艰苦。记得60年春上,青黄不接。人们啃树皮,挖草根,把能吃的都吃了。实在没东西吃,就饿着肚子干活。父亲那时担任生产队长,这个憨厚纯朴的队干部时以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总是身先士卒,率先垂范。由于他干起活来拼命又长期吃不饱,导致营养不良,原本就瘦弱的父亲更加骨瘦如柴。在一次挖河泥的劳动中,父亲累得昏倒在地,被送到公社医院抢救。队里的社员纷纷来看他,大队支书也来探望他,并送来5个鸡蛋给父亲补身子,他没舍得吃,让母亲煮熟了两个分给我和姐姐,另外三个他让母亲拿到食品站换成两角钱交了党费。母亲不理解,埋怨地说:“这是大队干部送给你,让你补补身子的,你都病成这样了,怎么还想着交什么党费呢?”父亲说:“我住在医院,有吃有喝,这比起社员们还饿着肚子干活好多了,还要补什么呢?这个季度的党费我还没交,党组织对我如此关怀,我不能光顾着吃而忘了党啊。”这就是把交党费看得比自己生命还重要的父亲。

我师范毕业后,被分到远离家乡的异乡小镇上工作。后来娶妻生子,在小镇上购买了一套商品房。房子装修时,我和妻子忙着上班,孩子要上学,装修时没人照看不行,临时要买个装饰材料什么的需要人手。没有办法,只得请父亲来帮我们。而家中也离不开父亲,老家有五亩多责任田,母亲一人耕种实在是太辛苦了。可母亲还是让父亲来帮我们,她对父亲说:“现在是农闲,田里的活儿不多,你就放心去帮忙孩子吧,别记挂家里的农活了。”父亲在我这里守了一个多月,就跟我说要回家一趟,当时工期很紧,不能离人。我问为何,是不是记挂家里的农活了。父亲笑笑说:“庄稼有你妈妈看着,我不担心,主要是我两个月没交党费了,要回去把党费交了心里才踏实。”我当时觉得父亲有点像五保户交公粮,是不是积极过了头。便不屑地说:“不就是十几元钱的党费吗?共产党还差你这几个钱用?”父亲严肃的对我说:“这不是几个钱的事,是忠诚。作为一名老党员,按时足额交党费是我应尽的职责和义务。”我见父亲这么执着,也就让他回去交党费了。

按时交纳党费,是父亲几十年养成的一种习惯。而今父亲年过八旬,这几年,多次撤乡并村,村委会驻地离老家越来越远。可村里规定几时交党费,他就几时去,从不拖欠。他每次都要走十几里的路,有时去了村支书不在,他就等在那里,第一天等不来第二天再去等,直等到村支书来了交了党费才心满意足地回家。村支书感动地说:“这么远的路,你老人家行动不便,迟点交不要紧,不用这样来回跑。”父亲笑笑说:“没关系,反正年纪大了在家也没事,党费没交心里不踏实。”父亲就是这样用实际行动表现出了一名老党员鲜明的党性和高尚的情怀。

我曾教过一篇课文《普通的人,伟大的心》,那是歌颂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彭德怀的文章。现在想想,父亲虽然没能像彭总那样对党做过什么卓越的贡献,但他的心和彭总一样伟大。是的,伟大并不在于非要干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伟业,在普通的生活里照样能看见伟大。像张思德同志,仅仅是烧炭不也是很伟大吗?平凡中也不也蕴含着伟大吗?父亲交党费,让我看到一个普通党员可贵的品质,那就是对党的忠诚。

“建党九十七周年”散文专号,让我们在美文重温党的光辉历程,向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致敬!

个古老国度的伟大复兴。2018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将迎来自己97岁的生日,《甘孜日报》康巴周末特推出

苦卓绝的奋斗历程成就了这个伟大民族的浴火涅槃;她用九十七年筚路蓝缕披荆斩棘的峥嵘岁月铸成了这

在嘉兴南湖摇动的红船里,她如初升的太阳刺破沉重的黑暗,向世界宣告着自己的降临;她用二十八年艰

编者按

7

人类主流文学精神 康巴当代文学阵地 康巴当代文学旗帜 康巴未来文学摇篮

## 火线入党

◎钱国宏

又是一年“七一”。当鲜红的党旗出现在视野里时,我的脑海里就会立刻浮现出10年前我在抗洪抢险前线“火线入党”的情形……

那年六月中旬,我所在的平原小县出现了汛情,洪水漫卷而来,民堤决口,40多万亩农田被淹,主堤岌岌可危!全县上下紧急动员,千军万马开赴抗洪第一线。我作为电视台的主力摄像与其它三名记者组成“抗洪抢险前线特派报道组”,冒着瓢泼大雨赶往抗洪一线。

为了能将最新的抗洪抢险动态报道出去,动员和鼓励全县人民团结一心,赶走洪魔,我和三名同事爬上满是泥水、草袋和人群的大堤进行现场采访。在大堤上摸爬滚打,很快就混成了“泥猴”。由于连日大雨,洪峰一路狂奔,气势汹汹,向大堤袭来。“党员模范营”的20多名同志身先士卒,一直战斗在最危险的地方。为了能录到“党员模范营”在洪水中打桩固堤的真实镜头,我也跳进洪水之中,选择最好的角度、调到最佳的焦距开始录相。

这时,雨越下越大,水势也越来越急,浑浊的洪水像脱缰的野马疯狂地向堤脚压来!“危险!记者同志,马上上岸!”县防洪指挥部的同志见情势危急,急忙高喊。可是水中的“党员模范营”却没有一

人上岸,还在齐腰深的洪水搏斗着。受他们的感染,我也没有关机上岸,脑海里只有一个念头:录下最真实、最感人的镜头,履行记者的职责!水流越来越湍急,正当我专心致志地摄录时,一棵从上流漂来的树头突然从背后将扫倒!在我落水的一瞬间,也不知从哪来的一股“激劲”,我猛地把肩上的机器甩给旁边的同事——而我,被卷入湍流之中!我在洪水中沉沉浮浮漂了一千多米,才被堤脚的一片小树林挂住。当冲锋舟疾驰而来救起我时,我只觉得天眩地转,满世界都是浑黄冰冷的洪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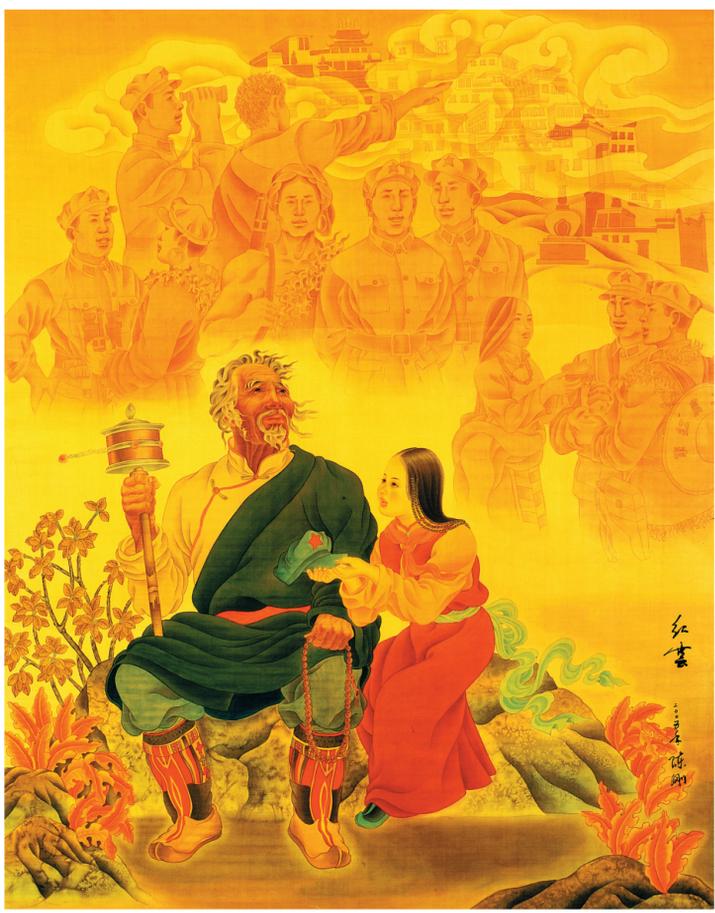
七月一日那天上午,险情四伏、泥泞不堪的大堤上举行了庄重的“入党宣誓仪式”。当我举起右拳的一刹那,我看见无数个共产党员正冒着生命危险在洪水中搏斗着,用血肉之躯为人民群众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人墙”——这其中就有我,一个刚刚戴上党徽的新兵……

此后的多年中,每每想起当年的一幕,我的全身就有使不完的劲!那些党员身先士卒的身影已成为我人生的向导,带领我冲锋向前,甘当人民群众的马前卒,只讲奉献,不论索取……

想起那年“七一”,我心依然澎湃!

## 雪花

【第2281期】



红云·陈刚 画作

## 入党传奇

◎佟才录

父亲入党,颇具传奇色彩。那是1971年深冬的一个夜晚,父亲在生产队创了一个夜的大粪,正打着呼噜沉睡。突然,寂静的深夜响起一阵一阵紧似一阵的铜锣声,“梆、梆、梆”。紧接着,又传来更夫夜半惊魂般的呼喊:“快来救火啊——,谷草垛失火了——”

听到喊声,父亲从睡梦中惊醒,一骨碌从热被窝里爬起来,手脚并用地上穿棉衣,提着灶间的扁担和水桶就一个箭步冲出了家门。母亲这时也穿好衣服,叫我去奶奶屋里睡,她也拿着一个脸盆出去救火了。我把房门打开一条缝儿,顺着门缝向场院方向看去,只见火光冲天,像一根烧红的铜柱屹立半空。

场院里堆着的谷草垛一块连着一块,是生产队里百余头大小牲畜一个冬天和春天的“口粮”,如果被大火烧掉了,生产队里的牲畜就会挨饿,来年的劳动生产也会受到严重影响。而且场院紧挨着生产队队部,如果不快速控制住火情,还可能连生产队队部也一并烧毁了,那样损失可就更惨重了。

父亲担着水桶直奔井房,摇上一担水后又一路小跑着奔向场院救火。路上不断碰到担着水桶或拿着脸盆前来救火的社员。父亲第一个赶到场院。这时,大队书记也赶到了场院,父亲大声喊他:“书记,快去打火警电话!”过了些时辰,消防车终于“呜呜哇哇”地由远至近赶来了,县里、公社里的领导也坐着吉普车赶来了。

由于火势太猛太大,消防队员拿着高压水枪一顿猛烈扫射也压不倒熊熊烈焰,表面的火刚被水枪压制了下去,里面的底火又迅速翻卷

了上来。看到火情难以压制,消防队长要求县领导赶快组织人力拿着钉耙把刚被水浇湿的谷草扒到一边去,好让消防队员能把水喷到里面的底火上,一层一层深入浇灭,“斩”火除“根”。这个工作危险异常,很多社员面面相觑不敢应声。这时,父亲却挺身而出,第一个站出来,报名参加“火线”敢死队。

在父亲的感召下,又有九名热血青年加入了进来。他们把身上的棉衣用水浇湿,再戴上只露两只眼睛的湿头套和湿手套,拿上钉耙就冲进了火海。过上一会儿,就赶紧撤出来把身上已经烤干的衣服重新淋湿,然后再冲进火海继续“战斗”。父亲有一次在火中待的时间稍长了些,棉衣便被烈火给烤着了,幸亏同伴及时发现及时,赶紧叫消防队员用水枪往父亲身上喷水,父亲身上的火才熄灭了。

在父亲他们和消防员的共同努力下,大火终于于翌日凌晨初现时被扑灭了。父亲他们整整在火海中奋战了一夜,为生产队避免了重大经济损失。大火扑灭后,父亲他们赶紧回家换下身上冻得有些发硬的棉衣。父亲换好了衣服,刚想上炕再补上一觉解解乏,这时大队部的通讯员来了,叫父亲去大队部。父亲来到大队部,“火线”敢死队的其他九人也在,县委书记和父亲他们一一握手,说:“你们都是烈火考验出来的好青年,县委特批你们十个人加入中国共产党……”

那一年,父亲还不到30岁。就这样,父亲他们十勇士“火线”入党之事,一时间在全县被传为佳话,被全县百姓称之为传奇。

## 戴党徽

◎赵自力

我出生在党员世家,这在村里是极其光荣的事情。

很小的时候,村里人都说我有个党员爷爷。爷爷在村上的小学教书,村里的后生何都是他的学生,两代人在爷爷手里读书是常见的事。爷爷在村里有威望有文化,加上又是党员,村里大大小小的事都离不开他。谁家房屋要倒,谁家婆媳闹矛盾,谁家日子过不下去了,爷爷都会想办法帮助。伙伴们都非常羡慕我有个党员爷爷,一向顽皮的他们却对我礼貌三分,有什么好玩的总是让我先玩。那时并不懂得党员的含义,只是觉得爷爷跟别人不太一样,村里人都说爷爷仗义,乐善好施,是个大好人。

读初中的时候,记得刚放暑假,家里十分热闹,村里的干部都来了,还有许多乡亲。从大家的言谈中,我终于弄明白是父亲入党了。父亲那天满面春风,热情地招待客人,怪不得爷爷笑得那样开心呢。当时有个情景我一直记得,就是父亲站在爷爷前面,爷爷高兴地给父亲戴上党徽,气氛很庄重。

父亲也入党了,我们家有两名党员同志了,这在当地并不多见,我当时也入了团了,自然知道入党的光荣。我小小的心啊,从那时起也开始强烈要求自己上进,暗暗发誓像爷爷和父亲一样,早日加入中国共产党。

师范毕业后,我揣着梦想回到了母校,开始当起了教书匠。我待人热情,认真工作,积极向党组织靠拢。不久我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学校党支部觉得我思想觉悟较高,符合入党条件,就批准了我的入党申请。这样,我光荣地成了一名预备党员。父亲当时在外地,为此专门请假回来,像当年爷爷那样,亲自为我戴上了党徽。父亲为我戴党徽时,反复嘱咐我要牢记党的宗旨和使命,要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我含着激动的泪水,逐一铭记在心。祖孙三代党员在家门口的合影,至今我还留着,于我而言有特殊的意义,那是一种永不褪色的记忆。

我后来离开老家到外地工作了,无论在何地,无论何时,我都记得父亲的嘱托,好好履行党员义务。我一直戴着党徽,就是要时刻提醒自己,既然是党员,就得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 爷爷是党员

◎王琦

爷爷去世时我13岁,那时我刚上初一。爷爷虽没给我留下太多记忆,但他留下的宝贵的精神雨露却时刻滋润着我。

听奶奶说,爷爷生性老实,自幼家里贫穷,又作为家中老大,吃了不少苦。现在老家的两亩半院子就是爷爷流血流汗换来的。爷爷在我的记忆中是善良而倔强的,他从不娇惯我,甚至称得上是个“暴君”。那是上小学时的一个夏天,我正在爷爷家乘凉,中午时分骄阳四射,我光着上半身,摇着扇子仍感到酷暑难耐,便央求奶奶买根雪糕吃。奶奶一摸口袋没有零钱,便给了张5块的。我拿上钱一蹦三跳地跑到小卖部门口大喊:“大爷,拿两个5毛的雪糕,一个2毛的。”“雪糕拿好,钱拿好。”不知是大爷大意了还是眼神不好,他竟给我找了8块8。我拿上钱,心中一阵窃喜,马不停蹄地向家奔去。

我激动地把事情经过告诉奶奶时,奶奶却要求我把多余的5块钱退回去,并严厉地说:“这事要是你爷爷知道了,一定饶不了你。”可我说什么也不肯,跑到院门口吃雪糕去了。

第二天,爷爷知道了这件事情,他雷霆大怒道:“赶紧把钱退回去,共产党员的孙子不该干出这种丢脸的事情!”说完,爷爷拿起扫帚就开打,我害怕地撒腿就跑。

这是我第一次见爷爷如此“粗暴”,随后几天,我一直远远地躲着爷爷不敢靠近,奶奶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大爷人老了,眼神不好,难免找错钱,可你的眼睛是明亮的,心也要明亮才好。”我点了点头,把钱还给了大爷。

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一次在放学的路上,我看见一家门口的两个簸箕里盛满了辣椒面,出于好奇,我便学着大人们

的样子端着簸箕上下簸着,好多辣椒面洒落在了地上,我见状,放下簸箕撒腿就跑。见没有人追我,就放慢了脚步。当时学校正教算盘,算盘就背在身上。走到一家门口时,我看见有两张刚刚刷过漆的桌子放在门口,就拿起算盘在桌上滚来滚去,桌子上立即出现了十几条划痕,像是坦克压过的路面。突然听到身后一声大喝,我吓了一跳,抓起算盘就跑,原来是爷爷在村子里转悠正好看见了我。

回到家里,爷爷让我在院子里跪着,任凭奶奶在旁不停地劝阻,可爷爷还是不断呵斥,连邻居们都跑来看“热闹”。邻居们不愿爷爷这样“恃强凌弱”,也都使劲地帮我说话。大约跪了四十分钟,邻居们都走了,爷爷才把我叫进他屋,严厉地瞪着我,右手拿着戒尺,左手拉着我的小手清脆地打了几下。

我含着泪花,爷爷放下戒尺,抚摸着我的手:“一会你就和我去给人家认个错。你还小,我处罚你有点重,那是因为我是一名党员,我得起到带头作用。你给人家辣椒面撒了一地,给人家刚漆好的桌子滑出几道沟,你说,我处罚你有错吗?你要记得,你的爷爷是一名共产党员,培养出来的孙子就该有好的品质。”我不住地朝爷爷点头表示领会。

因为当时年龄小,不能完全理解爷爷所说的“因为我是党员”的含义,而现今已有九年党龄的我终于明白了爷爷的心和彭总一样伟大。是的,伟大并不在于非要干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伟业,在普通的生活里照样能看见伟大。像张思德同志,仅仅是烧炭不也是很伟大吗?平凡中也不也蕴含着伟大吗?父亲交党费,让我看到一个普通党员可贵的品质,那就是对党的忠诚。